

现代汉语动量词的语义特征分析

刘 街 生

(中山大学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本文通过动量词与数词构成的数量结构的语义功能和分布功能来考察汉语中的动量词, 认为它们不是互不相干的, 而是在[+计事]和[+计时]两个语义特征上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这个体系描述了动量词范畴成员之间的深层联系, 明确了动量词范畴内部成员之间的关联方式。

关键词: 动量词; 数量结构; [+计事]语义特征; [+计时]语义特征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263 (2003) 02-0051-05

0. 引言

动量词表示动作的量, 广义的动量词包括借用动量词、专用动量词和时量词。本文考察动量词的语义特征, 目的是试图找出它们深层的共性和差异, 探讨它们的深层关系。由于数词和量词密不可分, 我们对动量词的语义特征分析是基于“数词+量词”结构的。

1. 动量词的语义体系

1.1 动量词和数词构成的数量结构表示动作的量, 因此总与事件相关, 蕴含一个[+事件]特征。由于“动作的次数, 一方面和‘量’的观念有关, 一方面也和‘时’的观念相关”,^[1]因此也蕴含一个[+时间]特征。当借用动量词和数词组合成数量结构表达动作的量时, 具有明确的[+计事]语义特征。当时量词和数词组合成数量结构表达动作的量时, 具有明确的[+计时]语义特征。专用动量词和数词组合成数量结构表示动作的量时, 其情况则居于两者之间。

1.2 在[+计事]和[+计时]两个语义特征上动量词和数词组合成数量结构表达动作的量的情况可以构成下面的序列: [+计事]借用动量词→顿₁场₁遍趟下₁次回 番通顿₂场₂阵下₂←时量词[+计时]

这个序列从左到右是一个[+计事]语义特征减弱、[+计时]语义特征增强的递变序列, 从右到左则是一个[+计时]语义特征减弱、[+计事]语义特征增强的递变序列。动量词内部语义特征及其组合的变化, 相应地数量结构的代替事件或表示时间的能力有变化, 分布特征也有相应的差异。

2. 借用动量词和时量词的考察

2.1 借用动量词, 为了简化讨论, 我们仅指具有工具论元含义的名词, 如“踢一脚”、“打一拳”、“砍一刀”、“写一笔”中的“脚”、“拳”、“刀”、“笔”等, 它们在事件具体化的过程中语义贡献小, 因此有量词化的倾向, 我们现在一般把它们视为借用的动量词。^①由于这些借用动量词具有工具论元含义, 是使动词所表达的事件具体化的重要成分, 也是构成事件的重要成分, 因此它们与数词组合构成的数量结构在表示动作的量时, 总是带有事件本身的特征, 具有[+计事]语义特征。^[2]

从语义功能看由借用动量词和数词组合成的数量结构除了计量外, 单独时总是代替一个事件。如:

- 1) 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不经意一脚就会踩到汉朝以前。(韩少功《马桥词典》)
- 2) 我在马桥的时候, 随便踩一脚, 都踩到汉代以前去了。(韩少功《马桥词典》)
- 3) 那一枪先是打出了四爷的恐惧, ……然后它又那些恐惧全打掉了。(邓一光《远离稼穡》)

作者简介: 刘街生 (1969-), 又名刘劫生, 男, 中山大学副教授, 文学博士, 从事汉语语法学研究。

① 如“看了一次书”、“看了一眼”中, 看只有用眼看, 而看的对象则各种各样, 因此在事件具体化的过程中, 相比“书”而言, “眼”的语义贡献是很小的。正因为这样, “眼”被用来当作计量的单位。

4) 刚才只一刀, 干净利落把猪放倒。(韩少功《马桥词典》)

这类数量结构单独时总是代替一个事件, 即便是例 1) 中的“一脚”紧挨在核心动词前也是代替一个事件, 这一点, 对比例 2) 会看得更清楚。这类数量结构前面可以添加一些指示成分, 此时整个结构还是指代事件, 如例 3)。它们还可以具有表述性, 独立成句, 如例 4)。

从分布功能看, 这类数量结构表达动量时, 最典型的分布特征是只能在核心动词后。由于它们的宾语性较强, 此时出现的受事宾语成分一般只能出现在数量结构前, 如“打了小李几拳”、“砍了他一刀”等。^①这类数量结构表达动量时, 不出现在核心动词前做状语,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一眼看透了他”、“一刀杀了他”中“一眼”、“一刀”是代替一个事件, 不是表达后边核心动词“看”、“杀”的量的。这类数量结构也不能在核心动词前做定语, 我们不说“一眼的看”、“三扁担的打”。

2.2 时量词指的是“天”、“日”、“年”、“周”等, 它们都是时间量度词, 与数词构成数量结构表示动作的量时, 纯粹表示事件延续的显性时间特征, 不带有事件其它的特征, 因此具有[+计时]的语义特征。

从语义功能看, 这类数量结构并不带有事件其它特征, 它们没有代替事件的功能, 单独或前加指示成分如“一周”、“一月”、“前一周”、“那一天”等, 仍然是纯粹表示时间的成分。

从分布功能看, 这类数量结构表示动作的延续时间时, 可以在核心动词后出现, 此时宾语成分可以在数量结构前或后, 如“看了三十分钟小说”、“看小说三十分钟”等。这类数量结构不出现在核心动词前做状语来表达动作的量, 此时这类数量结构表示的是事件发生所在的时间,^[3]如“三年完成了两个课题”中“三年”表示“完成两个课题”发生在“三年”这个时间段内。这类数量结构可以以定语形式出现在核心动词前表示动作的量, 此时定中之间, “的”有时候可以不现, 但一定可以加上去, 如“三年的学习改变了他的一生”中“三年的学习”, “三年”是表示“学习”延续的时间量。

3. 专用动量词内部的考察

3.1 “顿₁”、“场₁”、“遍”、“趟”、“下₁”。在序列中从借用动量词向右, 就是这几个专用动量词, 它们在语义具体性上各有自己的特征: “顿₁”主要用来计量饮食行为, 如“吃了一顿面条”、“喝了一顿酒”; “场₁”主要用来计量自然现象、社会活动、还有文艺体育考试等具有场地性特征的活动, 如“下了一场雨”、“打了一场官司”、“放了一场电影”;^②“遍”则计量涉及所有对象或对象所有方面的行为, 如“写了一遍生字”、“擦了一遍地”; “趟”则是计量行走、趋向以及与行走相关的行为, 如“去了一趟武汉”、“买趟菜”; “下₁”则计量可以反复的行为, 如“拍一下”、“甩一下手”等。^[4]因此, 它们和数词组合成的数量结构在表达动作的量时, 仍带有事件本身的一些特征, 也具有较强[+计事]语义特征。

从语义功能上看, 由这几个动量词和数词组合而成的数量结构除了计量外, 它们单独时也总是代替一个事件。但是, 这些词相对于借用动量词而言, 语义已经虚化, 不像借用动量词那么具体, 它们构成数量结构代替事件时, 已经可以用来表示时间, 不过[+计时]的语义特征还很弱。如:

5) 林仙儿笑道: 看你吃饭真有趣, 你一顿吃的东西, 我三天都吃不完。(古龙《风云第一刀》)

6) 只一下, 就拍死了好几只苍蝇。

7) 这趟的订单是 50 万立方米。(张卫《边陲归路》)

8) 她自从练气功后, 每顿都吃很多饭。(王朔《痴人》)

这类数量结构起代替作用时, 与借用动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有相似的地方, 如例 5)、6)。不过, 这类数量结构在前加一些指示成分时, 它们在句中, 虽然还代替一个事件, 但由于量词的具体语义比借用动量词更虚, 因此事件的具体性已经减弱, 可以用来表示时间。如例 7)、8) 中的“这趟”、“每顿”。

从分布功能来看, 这几个动量词和借用动量词一样, 在与数词结合表达动作的量时, 只出现的核心动词的后面。不过与借用动量词不同, 由于这几个动量词语义已经比较虚化, 因此数量结构的宾语性减弱, 动词后边的宾语可以出现在数量结构的前面, 也可以出现在数量结构的后面。如:

吃了一顿海鲜	踢他两下	看生字两遍	去北京一趟
下大雪一场	踢一下麻包	读一遍课文	来一趟香港

① 如果“V+数+N”中, N 语义贡献很小, 量词化程度彻底, 如“踢了一脚”、“看了一眼”中的“脚”和“眼”。此时引入的动作受事成分既可以出现在“数+N”的前面, 也可以出现在“数+N”的后面。

② 这里场₁和场₂的区分与邵敬敏^[4]不太一样, 这里的场₁大致相当于邵文中场₁的第 1、2 项用法和场₂的用法, 这里的场₂大致相当于邵文的场₁的第 3 项用法。场₁和场₂的区分, 中间存在连续状态。

这几个动量词和借用动量词一样,在与数词结合表达动作的量时,不出现在核心动词前做状语,例5)中“一顿吃的东西”,“一顿”是代替“吃一顿”不是表达后边动词“吃”的量的。这类数量结构也不能在核心动词前做定语。我们不说“一顿(的)吃饭”、“一场(的)下雨”、“一趟(的)去武汉”、“两遍(的)擦地”、“三下(的)拍手”。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一顿猛吃”、“几顿大喝”之类,这里的“顿”不是“顿₁”而是后面的“顿₂”,此时的数字总是“一”或“几”。

3.2 “阵”、“下₂”。这两个词是两个比较模糊的时间量度词,“阵”表示较长时间,“下₂”表示较短时间。正因如此,它们与数词构成的数量结构表示动作的量时,具有非常强的[+计时]语义特征。

从语义功能看,这类数量结构和时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一样,没有代替事件的功能,单独或前加指示成分如“一阵”、“一下”、“这一阵”、“那一下”等,仍然是纯粹表示时间的成分。它们后面有时还可以后附名词后缀“子”或“儿”,如“一下子”、“一阵儿”、“这阵子”、“这下儿”。

从分布功能看,这类数量结构也和时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一样,它们表示动作的延续时间时,可以在核心动词后出现,此时宾语成分可以在数量结构前也可以在数量结构后,如“看了他一阵”、“等了一阵汽车”、“等一下他”、“等他一下”等。这类数量结构也一般不出现在核心动词前做状语来表达动作的量,它们出现在核心动词前时表示的是事件发生所在的时间,如“好一阵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中“好一阵”表示“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发生在“好一阵”这个时间量度内。不过在这一点上,“阵”与“下₂”有所不同,它还有类似“番”、“通”、“顿₂”、“场₂”的分布,即以介于定语和状语之间的状态在核心动词前计量。这类数量结构可以以定语形式出现在核心动词前表示动作的量,定中之间的“的”可以不出现,但一定可以加上,如“好一阵的休息才让他恢复过来”、“一下子的等待却引发了更大的热情”中的“好一阵”、“一下子”。

3.3 “番”、“通”、“顿₂”、“场₂”。这几个量词客观上并不表达时间量度,但是它们在主观情态上具有长时意味,因此它们和数词组合成的数量结构表达动作的量时具有较强的[+计时]语义特征。“番”、“通”、“顿₂”、“场₂”这几个词构成的数量结构具有主观量大的情态特征,这有组配上的体现:

大干一番 一顿死揍 一通大骂 大哭一场

V前可以出现与量大相应的修饰语,相反的情形则不能说,如不能说“小干一番”、“一顿轻揍”、“一通小骂”、“小哭一场”。由于主观量大,因此数词也倾向于是“一”或“几”等,这也是组配上的限制。从否定形式也可以看出主观量的情态特征。一般而言,其它动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可以出现在“一+动量词+都/也+没+V”这种否定形式中,但“番”、“通”、“顿₂”、“场₂”不行,我们不说“一通也没写”、“一番也没干”、“一场也没哭”等,原因是这些动量词表示主观量大,与彻底否定不相容。

表面上看,这几个量词与动词具有选择关系,“番”、“通”主要计量言说动词;“顿₂”多计量打骂行为,如“批了一顿”、“一顿痛打”,但也可以表示其它的行为,如“一顿猛喝”等;“场₂”则计量个人行为,如“病了一场”、“空欢喜一场”等(参考[4])。这些量词似乎表达事件的具体特征,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我们对量词替换,而基本语义不变的结构体,如“一通打量”和“一番打量”、“一顿死揍”和“一通死揍”等,可以发现,从共时角度来看,这些量词并不表达事件的具体特征,但是这些动量词和动词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关系,由它们构成的数量结构还是具有一定的[+计事]语义特征。它们和动词的选择性可能与它们的历史来源相关。

从语义功能上看,这些量词具有主观量的情态特征,客观上不表达时间量度,它们组合成的数量结构要表达动作的量特征必须依附在表示动作的动词上。这几个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不能独立于核心动词而使用,“这一通”、“一番”等单独不说,因此无所谓代替功能。

从分布功能来看,这类数量结构跟“阵”、“下₂”和时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一样,它们表示动作的量时,可以在核心动词后出现,此时宾语成分可以在数量结构前也可以在数量结构后,如“骂了他一通”、“打了一通电话”、“打了他一顿”、“批他一场”、“打量一番刚进来的人”等。这类数量结构跟“阵”、“下₂”和时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一样,可以以定语形式出现在核心动词前表示动作的量,不一样的是,这类数量结构后面不能添加“的”字,如“这番检讨”、“这顿骂”、“一通撒泼”。不过“阵”是两可,不加“的”时分布与“番”、“通”、“顿₂”、“场₂”相似。这类数量结构跟“下₂”和时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不一样,它们可以出现在核心动词前做状语来表达动作的量,如:

9) 那妞儿正在一个人懒睡,听到我们问,便说许立字昨天夜里把她好一顿教育。(王朔《许爷》)

10) 同时又怕到了吉安一场空, 愿意这车走下去, 走下去。(钱钟书《围城》)

11) 大家同时把手里的砖头一起砸下去, 并抡起钢丝锁没头没脑地一通乱抽。(王朔《看上去很美》)

不过这类状语与作定语时很相似, 其前不能加“地”, 其后的V, 也不能带“着”、“了”、“过”和结果补语等, 处在一种比较边缘的状态。“阵”也有类似的分布, 如“他一阵大哭”。总而言之, 这类数量结构在核动词前表达动作的量时处于一种介于定语和状语之间的状态。

3.4 “次”、“回”。处在这个序列中心的动量词“次”、“回”, 既不表达事件的具体特征, 也不包含主观量的情态特征或时间量度特征, 语义最为单纯, 是最为纯粹的两个动量词, 在[+计事]和[+计时]的语义特征上没有偏向。它们和数词构成的数量结构, 使用最为复杂多样, 句法状态非常复杂。使用频率上“次”的使用, 在我们搜集的近三千个专用动量词的用例中, 几乎占了40%。“次”和“回”的使用频率差异也很大, 后者占总用例的大约6%多一点。

从语义功能来看, 由这两个动量词和数词组合而成的数量结构除了计量外, 它们单独时也可以代替一个事件, 如“一次付清了全部款项”中的“一次”。这类数量结构在句中, 在代替一个事件时, 但由于量词的语义单纯, 代表的事件相当抽象, 具有很强的表时间意味。如:

12) 没想到这回的新闻由头是你们金段长。(周明发《盖棺论定》)

13) 一次, 他们还哼起那首《迷途的羔羊》。(胡发云《费普与合唱》)

这些例子中的“这回”、“一次”, 很明确是表示时间的。它们表示时间时, 相比“顿₁”、“场₁”、“遍”、“趟”、“下₁”, 数量结构前可以没有起指示作用的词语。

从分布功能来看, 一方面, 比照偏向于[+计事]语义特征的动量词, 这两个动量词和数词组合成的数量结构不但可以在核心动词之后, 也可以在核心动词之前表达动作的量了。另一方面, 比照偏向于[+计时]语义特征的动量词, 这类数量结构在核心动词之前表达动作的量时, 更自如地作状语或定语。如:

14) 借了要还的, 一借一还, 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 而且不着痕迹。(钱钟书《围城》)

15) 金建民多次指责她小家子气。(周明发《盖棺论定》)

例14)中“两次”充当定语, 在语境许可的情况下其后可插入“的”, 如可以说“两次的接触”。例15)中“多次”充当状语, 此时V后可出现“了”、“过”等, 数量结构后也可以出现“地”。上面例, 可以在数量结构后加“地”或V后加“过”。从分布上看, 这类数量结构在核心动词之后表达动作的量时, 宾语可以在数量之前或之后, 如“看过一次书”、“看书一次”、“买一回布”、“进城一回”。

4. 小结

4.1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 §1.1中动量词的序列, 是一个[+计事]和[+计时]的语义特征双向递变的序列, 与此相应由动量词和数词构成的数量结构在语义功能上和分布功能上有相应的变化。

如果我们立足于数量结构的[+计事]和[+计时]语义特征来看动量词, “次”、“回”是最为典型的动量词。它们构成的数量结构不表达具体的事件特征, 只表示一个抽象的事件, 也不表达时间量度, 但包含一个抽象时间特征。这个数量结构可以代替一个抽象事件, 并以此来表示时间, 如前面我们所说的“这次”、“那回”、“一回”等。由于语义单纯, [+计事]和[+计时]的语义特征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数量结构的语义功能和分布功能最为复杂多样, 使用频率最高, 这是这些动量词作为典型动量词的外在体现。

在这个序列中, 从“次”、“回”向左, [+计事]的语义特征增强, 这是通过动量词的语义具体化来实现的。比如“场₁”的场地性特征、“遍”的周遍性特征、“趟”则是一来一回等。到了借用动量词, 它们的语义更为具体, 主要是动词的工具论元。因此从语义功能看, 数量结构代替的事件越来越具体。其结果是从分布功能看, 数量结构由自由在核心动词前表动量过渡到只能在核心动词后表动量, 在核心动词后表动量的情况也由自由地在宾语前或后过渡到只能在宾语后。在这个序列中, 从“次”、“回”向右, [+计时]的语义特征增强, 这通过量词本身表达时间的量度来实现。“番”、“通”、“顿₂”、“场₂”几个量词, 本身并不是表达时间的量度, 它们是通过主观情态特征来实现体现是强[+计时]的语义特征的。“阵”和“下₂”是一个时间相对模糊的时间量度词。时间量词则是非常明确的时间量度词。由于动量词的时间量度越来越明确, 因此从语义功能看, 向右数量结构已没有了代替事件的功能。结果, 从分布功能上看, 数量结构由可以自由在核心动词前做定语或状语表动量过渡到在核心动词前表动量时只能在做定语。

在这个序列中, 从“次”、“回”向右, 动量词的时间量度越来越明确, 但数量结构也蕴含一个抽象的事件, 因为动量词是表示事件的单位。此时数量结构的[+计事]语义特征体现在动量词和动词之间的选

择关系上,向右随着动量词与动词的选择关系也越来越弱,可以说动量词的[+计事]语义特征越来越弱,到了动量词“下₂”,它已经与动词的选择性已经很弱了。在这个序列中,从“次”、“回”向左,包括“次”、“回”本身,不表示时间量度,但数量结构也蕴含时间特征。此时数量结构的[+计时]语义特征体现在数量结构可以通过代替抽象事件来表示时间。在动量词语义具体化的过程中,数量结构代替的事件越来越具体,因此以事件的抽象化来表时间的能力也越来越弱,因此可以说动量词的[+计事]语义特征也越来越弱,到了借用动量词,它们与数词构成的数量结构,一般不用来表示时间了。

根据上面的讨论,结合数量结构在[+计事]和[+计时]语义特征上差异,“次”、“回”是最典型动量词,其次则是“番”、“通”、“顿₂”、“场₂”和顿₁、场₁、遍、趟、下₁,再次则为“阵”、“下₂”和借用动量词,教科书一般把它们都归为动量词。时量词,虽是广义的动量词,教科书往往另立时量词一类。

4.2 在实际语言运用中,“顿”、“场”形式只有一个,什么时候是“顿₁”、“场₁”或“顿₂”、“场₂”,取决于它们着重表达事件的具体特征,还是体现主观量大。“下”的形式也只有一个,什么时候是“下₁”或“下₂”,取决于它计量可以反复的行为,还是体现时间量度特征。不过,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都是功能促动的。一分为二,是因为有差异。使用同一形式,依据同构原则,相同的形式是他们意义或功能上某种相似所促动的。“顿₁”、“场₁”计量的事件总是延续一段时间的完整行为,因此可以体现主观大量。

“番”和“通”,从历史上看,前者最初表示的次数总含有多次重复或反复出现的意味,后者表示击鼓一定的数量为一通,都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当这种计事的意味虚化,计时性突显的时候,因此体现主观大量的情态特征。“下”最先开始计量“打击”之类事件,由于这类事件总是进行比较快的,所以可以表示短时的量度。^[5]由于使用同一形式,“场”、“顿”具有主观情态特征还是表达具体的事件特征有模糊的时候,比如“辩论一场”、“革命一场”中的“场”是“场₂”,但“一场辩论”、“一场革命”中的“场”从语义上看像“场₁”,但分布特征却像“场₂”。

动量词中,还有一个“气”,它一般与“一”构成“一气”。它的用法有些特殊,可以用如动量词,如“乱说一气”、“喝了一气凉水”。但也有不像动量词的,如“串通一气”。这实际上是因为它既具有由“一口气”虚化而来的不间断的延续特征,又可蕴含主观大量的情态特征,两者纠结在一起,不像“顿”、“场”那样,两种特征可以分开,于是形成不同于它们的特殊情形。“一气”位于V前时,形式上不同于“番”、“通”、“顿₂”、“场₂”构成的数量结构,可以与后面的V分开,像情态副词,如“一气他走到了关厢”,同时“一气”不能充当定语。

4.3 动量词与一些名词也可以比较自由地组配,如“一次机遇”、“一场洪水”、“这顿饭”、“一阵音乐声”,这既与数(动)量结构的相关,也与名词的语义特征相关,内部情形很是复杂,我们另文讨论。

【附记】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桐山基金的资助,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 [1]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2] 刘劭生. 表示事件的“数+N”[J]. 世界汉语教学, 2000, (4).
- [3] 陆俭明. 现代汉语时间词说略[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1, (1).
- [4] 邵敬敏. 动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动词的选择关系[J]. 中国语文, 1996, (2).
- [5] 刘世儒. 魏晋南北朝动量词研究[J]. 中国语文, 1962, (4).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Verb-Measure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Liu Jiesheng

Abstract: From the distributive features of numeral-measure patterns formed by verb-measure words and numeral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y are not isolated but that they form a system on two semantic features of [+object] and [+time]. This system can describe the deep relation between verb-measure words and their connective styles.

Key words: verb-measure word; numeral-measure pattern; semantic feature[+object]; semantic feature [+time]